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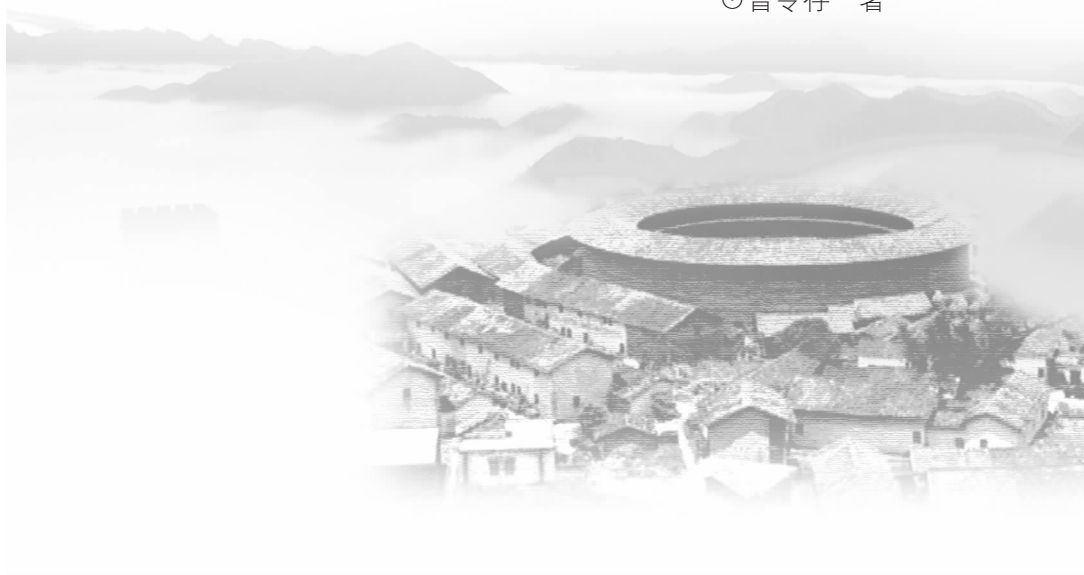
文化新批评

客家·文学·禅

Hakka·Literature and Zen

——与程贤章对话录

◎曾令存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摇客家·文学·禅:与程贤章对话录 轶令存著 援原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圆园园愿愿
摇(文化新批评)
摇陈星苑著 圆园园愿愿

摇 I Ⅱ客 Ⅲ增 Ⅳ当代文学 原文学研究 原广东省
摇 IV Ⅰ图书馆 悦爱数据核字()第 号

客家·文学·禅——与程贤章对话录

出版人 钱射寿光
出版者 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摇址 钱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园号
邮政编码 钱远田瑶网址 钱表 钱曾泽青 钱社
网站支持 钱(园) 远和院院施
策划编辑 钱武摇云(园) 远程局景园
电子信箱 钱曾魁岳 泽青 钱社
责任编辑 钱以摇慈摇崔摇芳
责任校对 钱萧遥的
责任印制 钱回摇非

总 经 销	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园园) 转园园园园园园园园园园
经 销	转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转市场部 (园园) 转园园园园园
法律顾问	转北京建文律师事务所
排 播 版	转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播 刷	转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摇摇本 转页伊页毫米摇页开
印摇摇张 忽忽摇字数 转页千字
版摇摇次 转页年 远月第 页版摇印次 转页年 远月第 页次印刷

书摇摇号 轱辘月原惠园原翠园原碧·园原
定摇摇价 轱辘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右)与程贤章先生



前言

关于本书的写作

这是一本有关文学、客家、佛禅等问题的“对话”。不过我更愿意把它看做是两代人之间的一次神聊。

若从1995年算起，我与程贤章先生认识已有十五年了。这十多年，我们“适情任性”，无风无雨，“相忘于江湖”，一两年不见，仍一见如故。在他近年出版的一部小说的“代跋”中，我曾说程贤章先生迄今为止，是七十多年的人生，五十年的创作。《三国》开篇云：“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七十多年的人生，作为一个“旧社会”的过来人，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社会，潮涨潮落，悲欢离合，程先生都随遇而安过来了。他是广东文坛风雨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参加过广东文坛历史的创造，是几十年广东文坛的

“当事人”之一。在“大家”云集的中国文坛上，客观地说，程先生并不是第一流的大家，对此他并不忌讳，甚至常直言对自己心中的“大家”的景仰。往来的日子久了，我渐渐发现程先生身上有不少东西是颇让我敬畏的，比如他对文学的固执，知其难为而为之，视文学为自己的安身立命根本。在客家的历史上，程氏宗族祖先程旻是当年第一批率族南下迁徙梅州的，因此如程贤章先生自己所言，他是地地道道的客家人，身上流淌的是客家先祖的血水。可能正是因为这种族群的归属感与指认心理，对“客家”，程贤章先生这七十多年始终都怀有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用时尚的话说叫做“客家情结”：作为一个作家，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他先后用十来部的长篇小说，实实在在地建筑起一个客家的文学世界；甚至到了晚年，“叶落归根”，程贤章先生对“客家”仍“耿耿于怀”，执意要以“客家”为自己的栖居之地。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客家人”，程先生还秉承着客家先祖从中原带来的那种积极进取的入世情怀。有一段时间，大概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程贤章先生曾以作家的身份参与政治，过了把七品“芝麻县官”之瘾。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使他的创作总有一种难以释怀的“现实召唤”情结。——但富于戏剧性的是，在另一面，随着人生年轮的日渐厚密，在“走向天国一个个驿站”上，程贤章先生又常常游走于“现实”与“虚无”之间，并藉此悟通宇宙与人生，求证生命的终极意义。

程先生的人生似一座丰富的矿藏，是喜欢找“问

题”的人理想的“淘金”之地。我产生与程先生对话的最初动机，即在于此。乙酉农历年春节刚过，在对有关程先生的资料进行粗略浏览后，我便拟出了对话的草纲，并请程先生提意见。由于各方面原因，我们始终难得有“感觉”，更难得有完整的时间坐下来“神聊”。仲夏的梅州，骄阳似火，我们终于如约放下身边的杂事，连续六个晚上，从八点到十二点，在程先生乖子渡口临江的家中，我与他从其家族的兴衰说到社会的变迁；从他最初的文学道路说到广东文坛的是非今昔；从围龙屋说到百年客家研究，从他当年当土改资料员说到毛遂自荐做广东文学学院院长，主编《风流人物报》，见证那个年代广东报告文学创作的兴盛。记得最后两天晚上，我们一边玩赏那些他多年收藏的古董，听《大悲咒》，一边说到生死灵魂，说到佛，说到禅，“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人生一世，良辰美景奈何天，斜月西沉，怀着几分留恋与不情愿，终归还得沿着原来的路回去，回到你原来的家，那个未知的世界，那才是你最后的皈依。不知道程先生是否同意我说他是个“入世的虚无主义者”，因为那些天的晚上我们常常都会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到“活着的意义”与“死后的空无”问题，并生发出许多的困惑，而终于只好求诸万能的佛禅。程先生曾多次说过他对关乎自己人生的传记撰写并没什么兴趣，他认为活着便是最好的“传记”与“传奇”，仅此而已。但在对话之初，在潜意识里，我还是设定过另一个目标，便是藉此对他七十多年的人生与五十年的创作进行一次

“传记式”的清理。只是到后来，当我们真正把话题说开后，俩人都不知不觉地越界，被一个个更具诱惑的“现实”与“虚无”问题吸引到“歧路”上去而忘乎所以了。程先生是一个大人，不拘小事，又常喝“孟婆茶”，容易健忘。想着自己也就心安理得了。

目 录

1	❀ 前言 关于本书的写作
2	❀ 第一章 记忆与文学
3	—— 家族记忆与文学
42	—— 『反共救国军』分子
52	—— 风雨广东文坛
67	❀ 第二章 围龙屋与客家研究
69	—— 大写的客家人
75	—— 围龙屋与客家研究
90	—— 『和睦与斗殴参半』
101	—— 从『留馥堂』到『人境庐』
111	—— 『客家文学』是什么
119	❀ 第三章 小说人生
121	—— 小说·精神志业
128	—— 小说是什么？
135	—— 评论家的职业道德
142	—— 小说与人生

目 录

299	❀	后记 关于本书的写作(续)
293	❀	主要参考书目
274	—	『叶落归根』
247	—	『虚无』的必要
235	—	死是容易的
233	❀	第六章 浮生若梦
216	—	收藏，走向天国的一个驿站
202	—	『我说红楼』
197	—	父亲焚书
195	❀	第五章 读书与收藏
184	—	面对『现实的召唤』
174	—	《风流人物报》
161	—	『不要忘记工农兵』
159	❀	第四章 从祖庙到自由神
147	—	从现实到历史



第一章

记忆与文学

✿ 家族记忆与文学

✿ 『反共救国军』分子

✿ 风雨广东文坛



家族记忆与文学

曾：程老，说来我们俩是十多年的“忘年交”了。模糊的记忆中，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大概是在 1995 年，那时我刚研究生毕业不久，嘉应大学中文系请你过来给学生开讲座，但讲什么我已经记不起来了。

程：那么遥远的事情我也想不起来了，无非是与文学有关的话题。

曾：我们从认识到现在已经十四年了，但我们的关系并没有因为时间而淡漠。仔细检讨起来，我觉得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我们对文学那一份共通的感情。你是个作家，记得在一篇“创作谈”中你曾说自己“常把写小说视为神圣的使命”；而文学研究则是我的职业。这次因为要跟你对话，我这半年又把你的作品和有关你的评论，重新粗粗地翻了一遍，看后感触不少。在你刚出版的《仙人洞》“代跋”里，我说你是七十多年的人生，近五十年的创作；人生如过隙之

驹，一个人一辈子能够如此长时间对一件事情这么投入、执著，我觉得这种人是很让人敬畏的。可能跟我研究生时候读的书及最初形成的研究路径有关，我研究一个作家总有一种很想知道他身世背景与精神气质乃至日常生活的欲望，我觉得这样写起文章来心里踏实。这在中国传统里是不是就叫做“知人论世”呢？从心理分析理论上说，一个作家的家族历史与人生阅历等，都会影响到他以后的创作，包括题材的选择、语言的风格、情感的表达方式，还有对其他很多问题的看法等等。这意思其实并不深奥，张贤亮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谈到评论家应该如何评价他的创作时，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在文学批评方法日新月异的今天，我的这种批评研究路径也许已经落伍过时了，但我还是固执地坚持着。最近看了你的《我生命中的摇篮和驿站》，心生感动，同时觉得你的散文写得挺好，可能比小说还要精彩，一是文笔很自在，沉稳，要言不烦；二是你把人生浓缩得非常有立体感；再一点，是你把记忆，特别是苦难的记忆审美化了。“审美化”当然不等于“美化”。一个人要做到这样，我觉得只有在经历了那么多苦难之后，到一定年龄的时候才能够，同时还需要一种悟通的思想，或者说是人生的智慧。看这组文章，我最感兴趣的是你的家族。一直以来，关于你的家族，还有你这七十多年的人生，其实我了解得并不是很多。现在写这本书，我很想借此机会清理一下，作为我们对话的开始。你的家乡，我们今天去看了，《我生命中的摇篮和驿站》开篇便是一首你唱给故乡大雅的歌，可惜我一下子记不起来。

程：那首歌是这样的：

白云飘，
青烟绕，
绿阴的深处是我家啊！
小桥啊，流水哟，
梦里的家园路迢迢！

曾：小桥、流水，白云、炊烟，这其实是几千年来中国人心中关于“梦里的家园”最富有诗意的想象。这虽然是文学的手法，但就这歌，即能唤起人的故乡情思。大雅尾甲程村是一块“风水宝地”。大雅不雅，从县道一拐进去（大雅），我就觉得那二十多里的村道正是你在文章里写到的：狭长、偏僻。不过一路上两边的山脉走势我印象颇深：逶迤起伏，层峦叠翠。你父亲当年中彩后从南洋（印尼）回来建的“三堂四横一围”的围龙屋，流经屋旁边的小溪，那屋后的笔架山，还有



· “梦里的家园” ·

你叔叔建的“光裕楼”，楼前的小鱼塘，这一切，都让我感到温馨、亲切。程村算不上很大，但山环水绕、藏风聚气，只觉得这一方“世外桃源”，宜耕宜读宜养人气。眼前的这种景致，让人怀想起你在文章中提到的那“日耕夜读”的年月。

程：在我人生的记忆中，我的家乡是有灵性的，家乡的绿水青山哺育着我。

曾：同时影响着你的还有你的家族。在你的家族里面，你父母对你的影响应该很大。但我觉得你对父亲的感情好像不是很深？相比之下，你对母亲的感情则深厚多了。

程：是因为（父亲）死得太早。

曾：一个可能是因为死得太早，另一个原因，我想是否还可能跟你们兄妹的成长跟你母亲相依为命，给你的记忆更加深刻有关？

程：也有一些。我感到我父亲太不负责任。在母亲还很年轻的时候，把八个子女交给她，又没有遗产，又没有钱。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更加艰难。我的母亲确实伟大，不过我感到我母亲身上母爱的东西很少，父亲的严格在她身上全部突出出来了，她很少微笑。我的家庭太苦了，所以我从小就对她很敬畏，她对我也是非常的严格。她把父亲留下的担子挑了起来。

曾：她扮演着两个角色，既是严父又是慈母。

程：她的性情很不好，在“严父”这方面体现得非常突出，为了教育我们成才。

曾：但是今天去看了你的家乡，再整合一下你的文

章，我觉得在你的生命里面，父亲和母亲对你的影响其实都不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觉得你父亲大概是一个比较有浪漫情怀的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视钱如粪土，南洋中彩后回来家乡，小事不做只做大事，一是把全村的破屋烂舍踩平，建一座“三堂四横一围”的围龙屋；二是娶一个比自己小二十多岁的客家姑娘，也就是你的母亲。

程：还有侠义心肠。

曾：对，他身上还有“侠”的成分。这一点，我觉得在你的身上也有。浪漫，理想，侠义，率真，我觉得搞文学艺术的人没有这些东西，创作总像是缺了点什么，比如灵性，还有境界。你父亲绝对是一个非常率真的人，所以他带着你母亲回到南洋后，想“金屋藏娇”也做不来，你大妈一看就看出来了。

程：他不会骗人。因为我妈妈会晕车，所以南洋那边尽管有了四部汽车，父亲还要买一部马车，还要养一个马夫，出城的时候不坐汽车却要坐马车。父亲的这些异常行为难道我大妈看不出来？

曾：所以我觉得你父亲并不像你说的那么“不好”，他是个不善藏“拙”的性情中人，这恰是他的可爱之处。只是从道义上，因为你跟你母亲生活了近六十年，特别是你身在其中，亲历了你母亲抚养你们兄妹成长的艰难，因此在潜意识里对你父亲多少有些排斥。这也就是你在文章中提到的：一写“家史”，你就会无意识地把父亲作为反角或反角陪衬。但在你的精神气质里，你父亲身上浪漫、率真等这些遗传的因子对你的影

响却是存在的，而且这在你的作品中也折射出来了，如你在《围龙》里对于宗族观念的理解，还有价值取向。即便在日常生活中，我也能够感受到一些。你熬夜写书，然后又不惜重金用稿费通过各种途径收买文物古董，还有大量的古籍，再把它们捐给社会，送人。光这一点就让我觉得很有意思。你很少谈你的父亲，即便在那一组文章里，关于你父亲的也就那么一点，但我看了后觉得那一点的分量很重。你可能写出了你父亲在你生命里记忆最深刻的东西，同时也是你潜意识里最认可的东西。

程：是这样。我的父亲极聪明，过目不忘。但他命运不好，小时丧母，父亲客死海外，六岁便由他婶娘收养。据说他是清末科举制度最后一批应考的落第秀才，他也是有文化的。

曾：可让你们失望的是，你们似乎并没有在他身上感受到“文化”的“崇高”和“神圣”，倒是从中衍生出许多的“抱怨”和“指责”。但我同时又在想，“文化”究竟是什么呢？你父亲发了财就建了一座很有气派的围龙屋，这个可是“千秋功业”啊，哪怕就是后来从南洋败落回来也没有住过。这算不算是“文化”呢？说到你婶娘，我就想起你叔叔，我觉得你的父亲和你的叔叔两个人都很难得，你叔叔的人生观是一种现世情怀，你父亲的则是一种理想主义情怀。看你父亲建的房子就知道，拙憨，扎实，但很大气，三堂四横一围，这在客家人里算得上是很有气派的。后来从南洋落难回来，村里要扩建小学，他没钱，没有多少田产养家活

口，但还是慷慨捐出了一块“秋秧地”。在某种意义上，你跟你父亲一脉相传，你父亲建房你修路，说崇高一点，这都是造福乡梓的积德善举。

程：其实在我对我父亲的评价里，隐含的更多的还是道义成分。因为贫穷，我母亲的一生影响着我对父亲的评价，与我母亲的伟大相比较，父亲便显得黯然失色、不负责任了。

曾：想起你父亲，你总会想到“不负责任”这四个字，总是遏制不住要对他进行道德层面上的评判。但如果撇开道义这一层，我觉得要对你父亲的“不负责任”做出评价可能并不那么简单。在这一点上我们可能存在分歧。按照我们客家的传统文化观念，你的母亲是一个很了不得的客家妇女，在她“三虎必有一豹”的人生信念里，我看到了我们客家妇女坚韧和执著的一面。

程：她有坚定的信心。她说我为什么不去死呢？因为她坚信在这么多子女中，长大后必有一两个会有出息，能够成大气候。“三虎必有一豹”，就是这个信念支持着她，要不有什么给她力量呢？

曾：每个人活下去都自有他的理由。其实人生的信念有时候很简单，并不像我们这些读书人所描述的那么深奥。一些在我们看来非常朴实的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道理或者常识，有时还可能是所谓幼稚可笑的东西，在我们中国底层社会的人心中，却是真理，是支撑他们人生的坚定信念。我们有时可笑它们浅薄，甚至愚昧，但却不能低估它们的力量。你看祥林嫂在阿毛死了以后，完